

卷 首 语

“伎”释为“女乐”歌舞女子；“妓”释为妓女；“卖淫女子”。

一些所谓“卖艺不卖身”的暂时有限“自由身”的歌舞女子，可是被视为“下九流”的她们，历史的实情大抵还是逃不脱强权财势的摧残而至沦落，早些晚些而已。

有暂时属于固定主人的“家妓”，供当地政府官员奸宿和用来招待过往官员；有“营妓”，供大队军人轮奸泄欲；又有“官妓”，备帝王受用。

市井妓院的一般妓女才是谁有钱谁都可以嫖宿。有些色艺出众、志趣文雅的一代名妓，身价很高，接客有较大的选择余地。但是本质上仍不外是同一市场的“高档商品”。

妓女的历史，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，从牺牲于神权下的“庙妓”到牺牲于强权财势下的娼妓。古代中国妓女的来源，主要是：

因为家贫和遭受变故被家人出卖或被他人拐卖到妓院的良家女子；出生在“乐户”人家的不幸女子，法律规定她们与生俱来必得世代干这一行；战争中掠夺的女子；朝廷钦犯被抄斩后，全家女人“籍没”为营妓。

由于这种来源，使得历代出现过不少一代名妓，或名伎。她们不但美丽得“闭月羞花”兼才艺出类拔萃，甚至身怀绝技，武功非凡，乃至能玩帝王于股掌。

第一章

千古绝色——苏小小

诗云：“芳魂不肯为黄土 犹幻胭脂半树花。”

南齐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名妓苏小小，与南朝宋姚玉京齐名。她仿如三月枝头的一串醉海棠，艳丽迷人。以她的才情色艺而论，可能也与姚玉京一样，是不幸沦落的良家女子。

苏小小是有名的美人，丰肌弱骨，雾鬓烟鬟，姿色之美曾令当时人消魂荡魄。当年杭州一带，苏小小的动人歌舞以及她的艳丽诗篇（苏小小写有脍炙人口的《西陵歌》爱情诗），曾倾倒过多少豪门中的酒色之徒和风流名士。从历代流传苏小小的诗歌中，可以见到，他人不惜代价，一掷千金，携其出游，招她行歌侑酒，以能与她亲近、一闻她的清歌、一睹她的芳容为快……想来，当年杭州，山色因她的履迹而绮丽，西湖风光也因她在画舫上的歌声舞影而迷人了。

1. 水光山色

苏小小生于妓家。母亲早先落入风尘，历经了妓女生涯中的风霜刀剑，她暗中积攒些私房，凭着青春容貌，在西泠湖畔撑起一个妓院门户。偶然间相交上一位性情温和、家道富足的子弟，可那子弟家法森严，不许入门，两人欢喜半载，迫不得已分手。可小小母亲腹中躁动，不多久分娩生下小小。

自古红颜薄命，又加上数年风尘之苦，尤其是从良愿望不能实现，小小母亲精神上受到莫大打击。当时，南齐官吏借整理户籍之机，鱼肉百姓，闯到妓院，诬指坊中户籍不实，勒索去了小小母亲不少钱财，真好比雪上加霜，她从此一病不起，临终时把小小托付给妓院姊妹、拉着小小的双手含怨逝去。

这明圣湖的山水之气，哺育着小小。幼年的小小，生得性慧，心灵，身姿容貌就象画中一般。长到十三四岁，不仅姿色令人倾倒，而且信口吐词，句句珠玑，真可称得上才貌双全。她常常为母亲的早逝落泪，并把这些深深埋藏在心底，将全部身心都倾注到了这湖光山色之中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一种癖好，这武林的山山水水，都留下了她的足迹。

年龄渐渐增大，幼时沉默、执拗的性格中又增添了些豪爽侠义之气。象她这般花容月貌，一些豪华公子，官吏乡绅，纷纷登门，有的想谋为歌姬，有的想娶为侍妾，不惜抛费千金，但小小不为所动。她自幼在贾姨娘跟前长大，贾姨娘也是妓院姊妹，如今徐娘半老，韵色退去不少，见小小这般固执，深感不安。一天，她把小小叫到面前，好言劝说：

“姑娘，你不要错了主意。一个妓家女子，嫁到富贵人家去，即使是做姬做妾，也还强似在门中朝迎夕送，勉强为欢。象姑娘这般才貌，还怕人家不把你贮之金屋？”

“我最爱的是这武林山水，如果跳进樊笼，只能坐井观天，怎比得上自由自在？再说富贵贫贱，是命仔注定，我真有藏之金屋的福气，便决不会出生在娼家。”

“甥女 此话差矣 你母亲和我的身世不使人感到百倍凄惨吗？”

贾姨娘脸上肌肉抽搐着，泪珠在眼眶里滚动不已。

“姨娘，我既生在娼家，就不可能有金屋之命。再说豪华也不是耐久之物，富贵也没有一定情感，我进去容易，出头就难了。”

姨娘掏出手绢，拭干眼泪，望着小小，满腹话语想吐痛快，但又无从说起。

“姑娘，你还是三思而行，如果你主意定了，等我去寻一个有才有貌的郎君来，与姑娘梳拢就是了。”

这梳拢是妓院行话。妓女在未接客之前是结发为辮的，接客之后，才开始梳髻，叫作梳拢，所以梳拢又通常指妓女第一次接客。听姨娘说出此话，小小脸泛红云，低着头不作回答，缓缓走进里房。自这以后，贾姨娘四处奔走，想为小小找寻一个如意郎君来。小小还是象先前那样，自乘油壁香车，沿着湖堤一带，尽情地玩赏那山光水色。

阳春三月。湖光潋艳，山色冥蒙，天空掩映着朝霞，堤上一路垂柳，桥边流水人家；湖中画舫荡漾，传来阵阵笙歌。真可谓三十里湖光，南北峰烟霞，到处都呈现出勃勃生机，令人心醉。

人们纷纷到郊外踏青，王孙公子，雕鞍骏马，佳人才子，香车暖轿，在湖边来来往往，如织如梭。小小的香车夹杂在人群之中，她猛然看见前方有一少年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洋溢着青春丰采，看年龄大约十八九岁，胯下一匹青骢马，毛色纯净，特别耀人眼目。小小不觉心动。正思忖之间，她的目光同那人目光相聚一处，自感羞涩，忙催着童子赶快推车前行，右手撩下车帷，两人相错而过。

这男儿名叫阮郁，是朝中显宦阮道之子，久慕钱塘明圣湖景致，征得父亲同意，独自从京城奔赴钱塘，不期在这湖堤边遇见小小，心中感慨油然而生：

“湖光景致。令人陶醉，这少女更令人一见钟情！想她必定是湖边岸上人。”

待错过油壁香车，他勒马回首，一直看到那小车消失在柳绿花红之中。他翻身下马，在人丛中打听小小出处。众人见他装束打扮，听他方言口音，不便作答。他再三探询，才有人告诉：

“她是妓家之女苏小小，年才十五，声名却不小，城中贵公子哪个不想她慕她，但她年妙风流，性情执拗，一时恐怕不许人攀折。”

阮郁突然记起刚才从香车里传出的声音，轻柔悦耳，那是一首乐府诗句：

妾乘油壁车，郎乘青骢马。

何处结同心，西泠松柏下。

他问明路径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妓院门前。这是位于西泠渡口的一所小院落，花遮柳护，十分清幽雅致。阮郁拴好马，轻叩门环，贾姨娘出门问道：

“官人有何事到此？”

阮郁连忙把昨日所遇之事告诉贾姨娘，贾姨娘看他一表人才，心中暗喜，忙领着他斜穿竹径，曲绕松廊，不一会功夫，转入一层堂内。那堂虽然不是雕梁画栋，却紧紧对着湖山，天然质朴，十分幽雅爽静。

苏小小闻见堂内声音，从绣帘中袅袅婷婷走出。只见她貌若名花，肩如削成，轮廓鲜明而又圆润，腰身细而柔软，象一束绢帛，美发如云，眼含秋水，眉画远山，姿态美容难以用工笔描绘。

阮郁见苏小小今日装束，与昨日模样大不相同，更显得艳而不俗，举止文静，体态娴雅，不禁心中大喜：

“昨日相见，天生有缘，今天又蒙你象故旧一样迎接我，我阮郁真是三生有幸啊。”

苏小小见他谦谦有礼，笑着说道：

“贱妾是青楼弱女，何足轻重，昨蒙郎君一见钟情，我有感于心，而微吟见意。”

贾姨娘端进茶来，两人对坐，愉悦品茗。小小呷了一口，说道：

“男女相互悦慕，自古而有，何况我辈？”

说着话，阮郁随小小来到镜阁。这阁造得十分幽雅，正当湖面开着一大圆窗，用洁白如冰的纱绸糊好，犹如一轮明月，正中贴着一幅对联：

闭阁留新月，开窗放野云。

“草草一椽，绝无雕饰，不过借山水为色泽罢了。”小小脉脉含情地对阮郁说。

阮郁抬头一望，窗外檐端悬着一匾，上题“镜阁”二字；向下一望，桃花、杨柳、丹桂、芙蓉，把四周点缀得花团簇簇。在窗内流览湖中景色，真个是分分明明，一览无余。

湖上游人画舫经过镜阁，若想向内一望，却檐幕沉沉，隐约不能窥见。房中琴、棋、书、画无所不具。房中当面有小小自题镜阁的诗，写的是真书，大有风韵。

阮郁连连称赞，说得小小面色羞赧，忙用衣袖遮面，那模样越发隽秀无比。这时，贾姨娘端进酒肴，给二人各斟上一杯酒，笑吟吟地说道：

“今日阮官人青骢白面，贤甥女皓齿蛾眉，这真是感谢上天成全人意。”

贾姨娘起身走出房外，二人欢然而饮，阮郁此时也喝得半醉，小小拿过酒壶，看着他那痴呆模样，笑靥地说：“郎君，时候不早，我想回房歇息。”

阮郁听得明白，双手一恭：

“今日得蒙芳卿相陪，实乃小生大幸，我离去了。”

这阮郁一向豪放不羁。回住地后，他便加紧筹划，不几天，备了千金聘礼，来到西泠渡口，先拜见过贾姨娘，拿出百金，感谢她说媒之劳。

从此，阮郁与小小两人恩恩爱爱，如胶似漆，每日不是在画舫中饮酒共欢，流览那湖心与柳岸的风光，就是一个乘油壁香车，一个骑着青骢骏马，同去观望南北两高峰的胜景；在家之时，两人吟诗唱和，奏乐对奕，时间自然是过得很快。

一日，随从递上一封家书，并叫走阮郁。小小观他脸色乍变，心中一阵纳闷，一转到镜阁，对着那湖中碧波沉思，不觉已到夜晚，此时秋尽江南，西风摇着堤上的柳杖，上弦月挂在柳梢上，寒星点点。一阵凉风袭来，小小浑身瑟缩着。

这时，贾姨娘从后面给她披上一件衣衫：

“姑娘，时辰不早了，快歇息去吧……”

“姨娘，你先歇去吧，甥女一会就回房去。”

她踅到桌旁，顺手拿起一本诗集，不自不觉吟出声来，这是陶渊明的一首杂诗：

“人生无根蒂，飘如陌上尘，分散逐风转，此已非常身。”

语调十分哀婉，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强打精神，眼睛牢牢盯在那字句上，脑海里就象那明圣湖水泛着清波，也不时扬起浊浪：出生娼门，真是自己极大的不幸。现在，阮郁一去整晚都没有回来，小小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

第二天中午，阮郁才急急忙忙赶回来，满面焦虑的神色。小小迎上前去，见他无可奈何的样子，心中早明白了几分，忙斟上一杯茶，递给阮郁：

“郎君，怎么昨晚不见归来，想家中定有急事？”

“家父亲书，说朝中有急变之事，叫我赶快回去，芳卿，你看我如何是好？”

小小是知情达理之人，她明白世上象这样遭遗弃的不止一人，更何况一个出身娼家的女子，不管是不是托辞，看来阮郁离去是必然的，她不得不抑制住那颗跳动的心。

“郎君，事已至此，你赶快打点行装，即刻赴京，免惹父亲生怒。可叹我俩半载同欢，情同梁鸿、孟光，恩爱之深，令人难以忘怀。”

两人缠缠绵绵，难舍难分，并肩来到镜阁窗前，望着那满含秋色的湖水，两人眼眶里充满了热泪。

“待我家事处理完后，定速归来，同芳卿欢聚。”

2. 艳女侠情

阮郁被他父亲遣人逼回去后，市中那些王孙公子听到这消息，川流不息地来到贾姨娘面前。一时间西冷的车马朝夕填门，院落里外十分热闹。落入红尘，小小自知命中注定，然而她心中始终念着阮郁，却一直未见书信，那离别后的孤寂心情，使得她只能同落花啼莺为伴，又转念一想，自己也只不过是那个卑俗之人，也只能经营经营个人俗事。

小小又复寄情山水，一有空闲，便乘着油壁香车，去找寻那些山水幽奇、人迹罕至的地方，独自纵情地凭吊，借以解除胸中的郁闷，她变得更加沉默寡语了。

不知不觉地又过了一年。暮秋天气，白云低压，红叶满山，小小来到石屋山中，走下油壁香车，细细赏玩那山中景色。远处的奇峰峭壁被蒙上一层薄薄的纱幕，愈显得奇幻无比，近处一片火红，更显出山壁的青秀；那湖岸边的垂柳在寒风中抖索，显出憔悴的颜色；空中不时飞过一只孤雁，传来阵阵令人揪心的哀鸣。

“姑娘，天气有点寒冷，还是回车上歇息吧，当心身子。”推车的童子轻声地劝小小。

“这样舒服些，你看这偌大的山水之间，只我两人，不倒也显得乐趣无穷吗？”

其实她此时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痛苦，触景生情，情随景发，一个妓家女子历尽风月之苦，却不能享受人世之情，等青春一过，就象那云间月，叶中花一样，虽有过后一时之好，但都不能久长，云间月盈而复亏，叶中花盛而再衰。

她正要转身上车，突然看见前面寺庙有一书生。那人低头闲踱，满腹心事，老远看见有一美貌女子立在车前，便有个欲上前来相问的意思，走不到三、四步，忽然停住脚步。小小看到这情景，知道他此时进退两难，定有原因，连忙走上前去：

“妾是钱塘苏小小。我出身虽然微贱，但也识得英雄，先生为何看见我止步不前？”

那人听了，不胜惊喜：

“闻名久矣，只恨无由认识相见。又担心芳卿交往的是富贵之人，我一个穷酸书生，未必起眼，所以进而复退，没想到芳卿近前相问，这真是识面又胜过闻名了。”

“我只不过堕入青楼，徒有虚名。今天看见先生的风姿仪表，想必日后在天下大有作为。”

这书生便是鲍仁。他听小小这句话，不觉仰天大笑。

“芳卿见笑，我既没有管夷吾那样的奇才，又没有姜太公那样的机遇，子然一身，饥寒都不能自主，何能谈得上作为？芳卿莫不是失眠，或过份抬举？”

小小指着那山上的松柏：

“它们用之则为栋梁，弃之则为柴屑，一旦有人相识，是会有好机遇的。”

书生点头称是。

“当今南北分疆，朝内互相倾轧、残杀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百姓朝思暮想有道明君。这

功名即使存在，也得要人去取罢了。先生隐居在荒山破庙中，难道功名会自己掉下来？这还需自己努力，才不负天地生才。”

鲍仁没想到一个风尘中女子，竟把人间道理说得这样透彻，不觉一震。他想自己出身寒微，虽饱读诗书，但身逢乱世，无展才之途。如今人到而立之年，依然为一穷困书生。颠沛到这南方的佳地后，更是潦倒不堪，只好寄身寺庙檐下。

小小见他心动，接着说道：

“先生不要怪妾直言，据妾看来，不是上天不栽培你，只怕是先生自己不努力啊！”

“芳卿责怪鄙人，我深感内疚，欲报效众生，然而动则运行千里，如今身无分文，行李也无半肩，枵腹空囊，怎能举步？”鲍仁跌跌脚，猛力拍了下脑袋，“这几月，寺庙藏身，习得一些字画，准备换取一些盘缠，怎奈一时难以解赴京都之资。”

小小见他说得真切，情感炙人，也不免心酸，想一流亡之人，虽困境迫身，还有打算，也难为他饥寒交迫，受尽风霜之苦。

“如果鲍先生不以妓迹为嫌，请屈到寒门，我在门前恭候。相逢在陌路，先生切勿因为陌路而失言。”

鲍仁即刻答道：“知己一言，我岂敢失信。”

童子推起香车，送小小回坊。

不一会，鲍仁来到了小小住处。守门的小厮见他那副寒酸打扮，一阵吆喝。这却惊动了正在门口等候鲍仁的推车童子，他一看正是姑娘邀来的鲍仁，忙上前相迎，领他进入院门，引到镜阁门前。

已在门外恭候的小小，见鲍仁来到，深深一礼：

“鲍先生来了，山路崎岖，我使先生受步履劳累，心中甚感不安。”

鲍仁慌忙答礼。他抬头看那小小，身着大袖过二尺衫子，加上曲领拥颈，头上双环髻，发顶插环上簪，一身“飞天”打扮，容光焕发，有如秋菊春松。

“先生，请随我进镜阁之中。”

鲍仁忙说：

“芳卿的珠玉之堂，我一个穷书生，怎敢入内落座。”

小小闻言说：

“我一个娼门女子，好比过眼烟花，怎敢怠慢英雄，先生不必推却。”

鲍仁随着小小步入镜阁，在桌旁相对而坐。小小叫人安排些酒菜，掬袖给鲍仁斟了酒。

“鲍先生，轻薄酒菜，不成敬意，请见谅。”

“芳卿与我陌路一面，胜过知己，如此深情，我鲍仁终身不忘。”

“先生此言差矣。我若不是落入娼门，恐怕今生今世也难与先生相见。”

小小说着，面色不好，眼帘湿润。未说上两句话，就引起小小悲痛之感，鲍仁深觉不

安，用眼扫了一下房间四角，连忙搭讪：

“芳卿房中布置，诚可见主人雅好，真是闺帏才女。”

“闲时无聊，喜欢拨弄拨弄，也没弄出什么名堂，还请先生指教。”

鲍仁起身走到书几前，抽出一束书简。慢慢展开，一行行端庄秀丽的字体展现在眼前。

泻水置平地，各自东西南北流。人生亦有命，安能行叹复坐愁！酌酒以自觉，举杯断绝歌《路难》。心非木石岂无感？吞声踟蹰不敢言！

他情不自禁，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，吟诵起这首诗来。

“先生真好记忆，过目成诵，而且体会也这样深刻。”小小拢了拢鬓发。

“芳卿有所不知，此诗为我族祖鲍照所作，父亲在我儿时就教诵于我。”

“怨妾无知，不知是令族祖大作。前不久，我偶尔得到此诗，诗中道出了我难言的痛苦，当今世上善人少恶人多，每读一遍，心内一阵抽搐，但我真不想在这痛苦之中消沉下去。”

“世路艰难千余载，追溯起来远矣。先祖对时世感愤不平，写下《拟行路难》十九首，此诗排列第四。芳卿，来！咱们饮酒吧，或许能斩断愁绪。”

共同的经历、共同的命运使这对陌生男女聚在一起。

夕阳西沉，湖面上泛起金光，沿湖的窗子，一半开着，送进来阵阵凉风，也送进湖上画舫中的取乐嬉笑声。小小取过琵琶，轻轻抹动了几下：

“先生 妾唱一曲替你解闷浇愁。”

小小坐定。她抽拨弄槽，弹抹复挑。随着她莺啭般的声音，整个湖面顿时静了下来。她唱的是当时流行的《神弦歌》。鲍仁静静听着，从那貌似神奇的旋律中，他听到的是一个娼门女子痛苦的哭诉，她想超脱出尘世，然而，残酷的现实逼迫她步步就范。只听嘎然一声，琴弦挣断。

“芳卿，饮上这杯吧。你的心意我全领了，时候不早，我要告辞了。”

小小从座后取出两封用红纸扎好的银两递与鲍仁：

“区区百金，聊壮行色，我在家静听先生的佳音。”

鲍仁俯身上前一揖，小小慌忙说：

“先生不必如此，想我们同命之人，患难时应该相扶。”

“芳卿的侠义之情，深于潭水。不是我用片言只语能表达出来的，只能铭记在心。”

“先生一副英雄气概，非王孙公子所能相比，妾也不便久留。”小小含着珠泪，起身相送。

转回镜阁之中，小小趁着暮色向湖尽头眺望，湖面灯影摇晃，月光正好从湖面上反射过来，波光荡漾，和远处酒楼上的几盏明灯交相辉映，看到那水中的画舫，想到此时仍在任意游冶的红男绿女，她突然转身，俯在卧榻上，放声痛哭起来。

她在痛苦地思索，这些年到底干了些什么？到底得到了什么？强颜欢笑，忍辱负重，含歌揽涕，忧愁缠身，难言之事充满胸怀，但只能把痛苦深深埋在心底。她多么希望能得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啊，宁愿象那荒野中的野鸭，对对相伴，也不愿象空中那失偶的孤鹤，哀鸣啼叫。她看着那刚刚挣断弦的琵琶，又想着适才和鲍仁叙谈的愉快时刻，虽为自己的侠义举动感到由衷的快慰，可一想到眼前的自己，又失声嚎陶起来。

贾姨娘听见镜阁里的哭声，慌忙走了进来，见小小满面泪痕，连忙把她扶坐起来，为她拭干泪水，说：

“姑娘受了什么委屈 这般悲痛 快给姨娘说说。”

小小仍在抽噎，没有回答。

“甥女，这些年来，全靠你辛勤奔走，才慢慢有些积攒，好歹也成了一个家业，你却为何又伤心到这般田地？”

小小止住了抽泣，两眼直直地望着姨娘，她怎好将心里话向姨娘倾诉，见她这样关心，只得低声说：

“姨娘 没有大不了的事 我想哭个痛快。你歇息去吧！”

小小泪眼朦胧，瞥见墙上题镜阁的诗，那琴，那棋，还有前不久挂上去的“青莲”画，她又想起了往日的经历，想起了开初，想起了阮郁。阮郁的背弃而走，对当时刚刚接触异性的小小，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从那时起，她便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，时时想到自己的归宿，她把世间的无情慢慢积蓄起来，变成了一股无形的愤世疾俗的力量。

3. 质本清涟

转眼到了严冬，瑞雪纷纷扬扬地飘舞，落在屋顶、落在枯萎的柳枝上，整个明圣湖被一片银色裹着。小小坐在桌前，铺开一幅白绢，打开石砚、轻轻地研了起来。

贾姨娘走进镜阁内，见小小衣着单薄，正准备习画，忙取过披风替她搭上。小小回过回头来，见是姨娘，慌忙说道：

“天寒夜冷 姨娘怎么还不安睡？”小小一眼望去 见贾姨娘气色不对，“姨娘有什么紧要事吩咐，小小一定遵命就是了，何不叫人来传唤？”

姨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

“甥女不要催问 待我歇息片刻 说给你听。”

小小急忙端过来一杯热茶，递给姨娘，然后和她相对而坐。

“姑娘有所不知，今天下午有一差人来过，说是什么巡行钱塘县的上江观察使孟大人，得知姑娘名声，点名要我姑娘去陪酒。当时，我回答道：

‘我姑娘乃青楼佳女、名扬钱塘，怎能这样随便使唤，若要请我姑娘吃酒，可留下帖子，等她回来看了，好来赴席。’那差人悻悻而去，待到傍晚，那差人又来到坊间。口气

也比先前强硬，我见这架式，就推说姑娘出外一直未归，想明日那孟大人是不会甘休的。”

听姨娘这么一说，小小倒显得无事一样。她用手使劲研了几下墨，笑着说：

“我一青楼弱女，如同寒风冷雨中的花朵一样，几经吹打，几经飘零，现在也习惯多了，不过我要看看这孟大人是何模样，姨娘不必担心，我自会应付他的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大雪方霁，阳光洒向地面。小小乘上油壁香车，一路上，她双眼凝眸，看着那雪光映照下的湖水仿佛一片圣洁的世界，喃喃自语道：

“你虽美妙无比，却引来多少遗恨。西施的美貌使吴国归于灭亡；我得宜于你山水性灵，却惹起众多烦恼，湖水啊，我真是既爱怜你，又十分痛恨你。”

随童很能理解小小此时的心情，他推得很快。不一会，他们来到了灵隐寺前。随童将车停好，撩起车帘，小小举步下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扯了扯斗篷，径直朝寺内走去。门外一僧人正在扫雪，见远处走来一位女施主，忙放下扫帚，双手合揖：

“风雪严寒 有劳施主 请寺中安歇。阿弥陀佛。”

小小走到菩萨面前，顺着蒲团跪下，双手合十，默默地祈颂着。然后起身将点燃的香火插进坛内，又是一阵跪拜，起来后将大把银两放在供桌前。主持僧忙邀小小一旁歇息，几个僧人在一旁坐定，手持法器，按照施主的意愿做起法事来，一阵鼓乐齐鸣，十分庄严、肃穆。

出寺庙后，小小在童子的搀扶下攀登北高峰，在一块平地上，俯首观赏雪景，一直捱到傍晚。

这天，上江观察使孟浪又差人守在妓院门口，一直等到日落西山，还不见回转，那差人压着性子等到夜静更深，才见一小车缓缓而至，小童进去唤出几个侍儿，那小小酣酣大醉，被众人一齐搀扶着进了门。那差人无可奈何，回到孟浪船上回禀，添油加醋乱说一通，生怕大人降罪于他：

“小人去传唤 那娼妓酩酊大醉 不能起来 我看她全不把大人放在眼里。”

孟浪一听此话，勃然大怒：

“一个娼妓 居然屡唤不应 真是放肆 须拿她来羞辱一场 才解胸中之恨。”

但他转念一想，此法不妥：“我亲自去拿她，她认我是客官，一定不会害怕，若托府县立刻拿来，她才知道厉害。”

府县得知后，暗暗吃惊，想到苏小小在钱塘名气，于是派人暗中告诉妓院，劝小小快去找当地显宦求情、解释，随后自己穿青衣，蓬首请罪，这样也许可避免横来之祸。

小小早想好主意，不顾姨娘的催促，来到镜前，梳云掠月，装饰得如画如描。这更急坏了贾姨娘。按府县差人意思，今日是陪罪，需青衣蓬首。小小却笑着说：

“装束表示恭敬，我这样前去，即使有罪也会自消，为何要蓬首垢面青衣，自己先轻薄自己？”

姨娘知道小小性格，也不再说什么。侍儿端上早点，小小吃了一些，就乘上油壁香车，来

到湖边。

那孟浪在船上远远看见小车迎面而来，并无府县衙役，知是小小亲自而来，忙叫手下将小小带到船上，一见小小那装束打扮，果然名不虚传，顿时眼也呆了，心也酥了，到嘴边的硬话也一下变软了：

“既然你来了也就算了，但你今日来，是求生，还是求死？”

小小连忙应道：

“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这都在大人意念之中，贱妾怎么能够自己定夺？”

孟浪听了，不禁大笑起来：

“风流聪慧、果然名下无虚。但这不过是口舌诡辩之才，不是真实学问。如果你能当面赋诗，我不但不加罪，反而赠给厚礼。”

小小请孟浪出题，孟于是指着几上一瓶红梅说：“今日赏梅，就以此为题。”

小小听了，也不假思索，信口吟道：

梅花虽傲骨，怎敢敌春寒？

若得分红白，还须青眼看。

这诗中句句包含着眼前发生的事情，不卑不亢。那孟浪听了，喜得眉开眼笑，他死死地盯着小小，叫人摆下酒宴，边酌边想：我一个观察使，府下侍女，姬妾也有不少，可一个个呆板，见到我噤若寒蝉，全不象些有血有肉的活物。眼前这苏小小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竟同那湖水一样，自然，朴实，远望，皎洁似朝霞中升起的太阳，近看，似水中挺立的芙蓉。他见坐在他对面的小小，神态高傲，有着凛然不可犯的肃气，又想到府中那些姬妾们为了取悦自己，争妍斗艳，与眼前的小小相比显得是那么的虚伪。他一下子就被这纯洁无华的美征服了，被那傲然自尊的神色征服了。

随车童子递过琴来，小小转轴拨弦，如诉如怨的琴声响彻在清澈的湖面之上，四周白雪覆盖，寒气中夹杂着她的幽思，琴韵象湖水静静地流动着，清越淡远，人们的思绪被琴声牵着，时时刻刻感到弄琴人脉搏的跳动。

琴声戛然而止，全船人如梦中方醒，孟浪眨着醉眼，呼喊着小：

“芳卿，凭这般才貌，何必再受风尘之苦，不如随我回府……。”

“我辈中人，涂脂抹粉，巧言令色，为的是获取钱财，大人此话岂不羞辱贱妾吗？”

这么多年的风尘生涯，小小含悲忍痛，她何尝不想摆脱呢？她有理想，渴望自由；虽身在妓院，在她看来却没有高墙禁锢，金屋紧锁。她从那桃红柳绿，山清水秀以及丰富多彩的芸芸众生中，获得无数难以言喻的乐趣。她高兴可到湖里泛舟，可到南北二峰登临，可去灵隐寺中求神拜佛。倘若一进高墙深院，那么这一切人间乐趣就会顿时消失。在这风霜刀剑的人世间，她学会自卫了，一句话把那孟浪回敬得脸红一阵，白一阵，也不好发火。

此事一下传遍全城，众人不但夸奖小小貌美，又夸她有应变之才，声名越来越大。然

而小小却陷入更加痛苦的思考中，她暗暗想：

“我在坊间多年，也享尽了富贵豪华，尝遍了风流滋味，也很少受到人家一毫轻贱，这真是饶天下之大幸了。人生若梦，可自己的归宿又在哪里呢？”她真想寻个桃源归去，就象那巫山的神女，洛水的神女一样远离尘世，然而面对的是她躲避不了的沉重现实。她也想摆脱青楼，找一个男子，恩恩爱爱，心甘情愿地受穷受苦，但希望很快就破灭了。于是，她不是房间反锁，就是推脱有病缠身，辞去一切来客，仍然到寺庙中求神拜佛，或乘坐油壁香车，在湖边盘桓。

4. 西湖佳话

一晃又过去了几年，小小已经二十二岁了。

那年七月，她邀约一姊妹前去观荷花。天空阴沉沉的，乌云翻卷，不一时下起雨来，雨滴洒在湖面上，泛起阵阵涟漪，圆圈慢慢扩大，一朵被另一朵吞噬进去。小小二人合撑一把雨伞，趑趄趑趄走进玉泉亭，找了一洁净处坐下。

这雨中的玉泉池，更显得晶莹无比，荷叶田田，象碧绿的伞盖，又象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的裙，清水在它们脚下洗濯、发出淙淙的声响。在这一片绿色之间，有许多白色、红色的莲花，不但有并蒂的，还有三、四蒂的。白莲已经谢了，花瓣儿落在水中，任意飘零、随雨水浇打，荷梗上只留下个莲蓬，果实满满的。而那些红莲，正含苞欲放，虽被雨水打得左右摇摆，但仍然挺立着，显得格外娇艳。

小小看得呆了，她斜倚在亭栏边，用手抹了一下额上的雨珠。那姊妹见此情景，忙上前将她扶至避风的地方。

“姑娘 担心被风寒伤了身体 等雨停了下来 我们尽早回坊。”

“姐姐，你看那荷花，出于淤泥，仍洁净非凡，尤其是那弱小的红莲，开得是那样娇艳 我愈看愈想看 哪顾得上风寒。”

“这些年来也难为你了 眼看身子一天天消瘦下去 还望姑娘多多保重。”

“姐姐 看着那红莲 就想到我们娼家女子 不知归宿在何处？”

“姑娘不是常说，我们这些人用色事他人，能得几时好，不就象那白莲，瓣儿落尽，美色全失。我们侍酒陪饮、追欢卖笑，全都是为他人遣兴陶情，解闷破寂。我想还不如趁早从良，幸许能找个满意的，也不至再受人怠慢。”

“姐姐说的倒是，怎奈何我们这般人，若找个以势凌人的坏种，一入侯门，象进入深渊，加上家法又严，那才真是抬头不得，一半做妾、一半做婢，只好忍死度日，倒不如而今超脱尘世，象那红莲一样，任凭风吹雨打，也傲然挺立于青泥之上。”

两姊妹说到此处，偎倚在一块，眼泪象断线的珠子滴落在对方的手背上。

晚上回到镜阁，苏小小感到头脑发热，胸中发闷，浑身上下不舒服。她打开窗户，让

凉风吹着发热的全身。哪知白天受的是暑热之气，这样让风一吹，上下乏力，她急忙想上床歇息，不料跌倒在地。贾姨娘赶进房内，见她昏迷不醒，老泪纵横地守在小小床边。好不容易等到小小清醒了一阵，姨娘抚摸着她的手说：

“你这么点年纪，在青楼享有盛名，正好嘲风弄月，快快活活过上几年，不想得此重病，这真是上天不仁啊。”

小小微睁秀眼，亲切自然地说：

“姨娘不要错怪了天，这正是上天成全我，他让我红颜而死，不至于出白头之丑，你应该高兴 不要悲伤。”

说完，小小头一偏，倒在枕上又昏昏睡去了。

月光如流水般泻进镜阁，泻在小小的身旁，照得满屋寒光、四处惨白。贾姨娘点燃蜡烛，小小那毫无血色的脸上，显得十分坦然，眉宇间还流露出傲然之气。姨娘含泪整理着小小的诗稿，挂好琵琶，然后坐到床边。小小醒来，看见姨娘，想挣扎坐起来，但力不从心，泪眼汪汪地强笑着说：

“刚才好一阵舒服，我在神灵那儿见到了母亲，见到了众多姊妹。真的，我还在那儿见到洛水神女，她们是那样飘逸、潇洒、有时在水边嬉戏，有时在沙洲遨游；有的采明珠，有的拾翠羽。她们是那样无拘无束，来无影、去无踪，姨娘，她们叫我明天就去，我特回来辞别。”

姨娘闻言，悲痛不已。她使劲地抽泣着，泪水滴到小小手上，也落到小小那颗明洁、冰凉的心上。小小已进入了一个清静无比的境界，她一丝杂念也没有，她完全超脱了。姨娘见她病情这么严重，知她命在旦夕，忙问她有何事未了？后事料理从丰从俭？

小小说：

“我无未了之事，交乃浮云，情犹流水。至于盖棺之后，我已物化形消，何以谈得上丰俭，这都由姨娘安排。身边财物，分给众姊妹。儿只有一个心愿：生于西泠，死于西泠，埋骨西泠，这才不负我苏小小一生对山水的爱好。”

说完双眼紧闭，奄然而逝。她脸上还挂着丝丝笑意，没有叹息，没有悔恨，更没有恐惧。世道维艰，人生坎坷，她孜孜不倦地追求过。“举杯断绝歌《路难》”，但她在这崎岖的小路上仍艰难地行走，她爱湖水，爱垂柳，爱人生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湖水含悲，失去了一个用衷诚的心爱恋她的女儿；岸边的垂柳摇曳着被秋风熏黄的枝条，俯向湖面，为小小垂首，他们失去一位朝夕相伴的友人。西泠渡口，堤边小道，再也不会出现那油壁香车的辙印和小小欢乐的笑声了。

鲍仁接受苏小小的劝告和资助以后，几经周折，终于被任为滑州刺史。他忘不了小小的知遇之恩，赴任后便差人到西泠传信面拜。但差人回禀，说小小病逝。鲍仁立即换了白衣白冠，轿也不乘，径直走马而来。这日，他来到苏小小灵前，胸中的苦痛悲戚如冲破大堤的洪水，倾泄而出：

“苏芳卿啊，你是个千秋具慧眼，有血性的奇女子，你知我鲍仁是个英雄，慨然赠我百金去求功名，而今我功成名就，来谢知己，谁知你竟辞世而去。芳卿既去，恰教我鲍仁这一腔知己之感，向谁诉说？岂不痛哉？”

贾姨娘见状，忙好言相劝，把他领进镜阁之内。物是人非，触景生情，那琴，那画，那无数的诗帛，那曾相对而坐的椅、几，无不勾起鲍仁终身难忘的回忆。他耳畔又仿佛响起小小那清脆悦耳的歌声，但现在她再也用不着唱那《神弦歌》了，她已到那神秘的世界去了。

鲍仁按照苏小小的遗愿，亲自督促当地名匠人兴工动土在湖光山色的西泠建墓，同时不避官府之嫌，亲自发帖、邀请全城乡绅士大夫，都来为苏小小开丧出殡。出殡那天，全城各界人士都被鲍仁这一义举所感，再加上小小在青楼中的为人，因此场面十分动人。贾姨娘与众姊妹紧随小小棺后，童子推着油壁香车，在湖边缓缓行进，他要让小小再好好地把这山山水水饱览一遍。

第二章

花中魁首——绿珠

家妓至魏晋六朝时最盛。她们比妾低一筹，却比婢高一等。干宝《晋纪》载：“石崇有妓人绿珠”绿珠是中国正史有闻绝色名妓。

石崇在西晋初方事贾后，官至太仆、征虏将军、都督徐州诸军事。他在任荆州刺史期间，以“劫太远使，沉杀诸商”而致成巨富。于是拥黄金抱美人，尽情淫乐。家有妓妾美人千余，而以绿珠为魁。

绿珠是广西人，生于白州（今博白）双角山下一家姓梁的乐户。她从小便美艳照人，不但能歌善舞，且擅长演奏笛子。石崇为交趾采谗使时，于双角山下一见绿珠，心旌摇动，即以一斛珍珠把她买下，带回府中，藏娇于豪华的金谷园里，宠爱有加。

然而，豪富嗜色而红颜薄命。晋惠帝永康元年（三〇〇）八王之一的赵王伦有个党羽叫孙秀，一见绿珠便垂涎三尺，派人上门要求石崇转让。石崇哪肯割舍。孙秀便蛊惑赵王司马伦说石崇谋反，司马伦派孙秀带大批军队搜捕。石崇对着绿珠泪流满面说：“今日之事，全都为了你！”

绿珠毅然收泪，骤向石崇曲身衿衽为礼，举身跨过金谷园乡楼朱栏，坠楼而死。

不久，石崇也弃尸东市，演出了一幕黄金美人的悲剧。

绿珠死后，令后人叹息不已，直到数百年后，诗人宋子虚仍有诗以记其事——

红粉捐躯为主家，
珍珠一斛委泥沙。
年来金谷园中燕，
衔取得泥葬落花。